

花痴同志

何春蕙

許多人都逐漸認識到，「花痴」是一個污名。它被用來指稱那些容許情慾升起並滲透自身感官、情緒、關注、生命的人，而且這個人還是個女人。

歷史上在男人群中出現的書痴、棋痴、筆墨痴、畫痴、飲食痴、猜謎痴等等，似乎都是美事，留下各式各樣引人入勝、令人拍案叫絕的軼事，也因受到後代的傳誦和欣賞。畢竟，即使「痴」有著其不可控制的、近乎強迫的、可能衝撞社會成規的衝動和固執，然而「痴」得執著和「痴」得情狂也留下了只有「痴」才能累積起來的智慧與經驗。

相較之下，「花痴」就從來不被當成什麼美談佳話，「花痴」就只是一個污名，女人的污名。

然而，額上印著「花痴」污名的女人卻也不可磨滅的印記了女人的生命經驗，女人的敏銳感覺，女人的慾望波濤，女人的意識動向——有待我們去發現、去認識、去學習。或許這就是許佑生寫《花痴》的動機之一。

許佑生寫《花痴》的另一個動機，可能就是因為花痴平反，因此他努力的描繪花痴的友情，花痴的寬厚，花痴的同理心。在這些描繪中，讀者們也一步步開始進入美瑟的意識，分享美瑟的色情狂想，認識美瑟的人生故事，偷窺美瑟（以及我們自己有意無意）的情慾探索，也在這一系列的經歷中逐漸驚覺自己的花痴傾向，因為，偷偷享受著那些狂想和衝動的，竟然不只美瑟一人。

——摘自「花痴」書序

花痴

許佑生

「有情」的女人總是被謳歌，「有慾」的女人卻沒有好下場。許佑生藉「花痴」這本小說創作，刻劃一位女子的情慾掙扎，在個人自主意識高漲的今天，這個議題，正應該獲得多數人的認同與正視。

——編者

與淑琴一會之後，美瑟的心境起伏相當大。重見老友，得知她是女同志，身邊有了相伴；早年偷偷愛慕的男生，竟然辭世多年，還鮮活地供在她心中。

那晚，美瑟陪著她們用餐，目睹兩人的相互體貼，愛意在彼此眼底流轉，她為之泫然欲泣，是祝福，也是微微傷感。

女同志的情慾之路想必更是寸步難行，淑琴與小好雙手攜得這麼緊，在崎嶇山區上攙扶。

再難的路，人家也走了，那她呢？是不是還在找藉口？

陳廣田的死訊，也叫美瑟悲憤，以中國人計算生命的單位，這是「夭折」呢。生命之花才結了苞，都還未好好地給它美一次，就入土了。

「生命還來不及美，就可能凋零；情慾還來不及擁抱，就可能消散」，宛如一句警語，讓美瑟害怕。

美瑟這些日子恍恍惚惚，身軀空空如

也，陳廣田早夭的訊號會不時打進她的腦波。作個愛吧！作個愛吧！填塞身體的那個巨大空洞吧！

「去作個愛吧！」這句話，不時縈繞著美瑟，她煩躁到差點在一個想不出好句子的文案上，管它三七二十一地寫上：去它的！就作個愛吧！對象呢？

美瑟回家開始作功課，拿起報紙，詳細查閱密密麻麻的小啟欄，以紅筆打勾打叉圈選。油壓、護膚、伴遊，甚至男司機，明眼人一清二楚葫蘆裡賣啥膏藥。

她對男人渴望那麼久了，最按捺不住的時候，對男人的身體更是充滿淫念，結果呢，二十五歲了卻一次也沒爽到，全身裡裡外外上上下下，還是丟臉的處女地。難道真要等到出了什麼意外，像是車禍，香消玉殞了，才在墓誌銘上後悔莫及寫著：「這兒埋葬著本世紀最後一

1999. 6. 13
407 23

位處女」？

變不出花樣的女人，就像沒有氣泡的汽水，最討厭！

終於還是打了電話，當對方問到要指定甚麼型？美瑟說出了事前想好的答案，要運動員那一型，有沒有啊？五項全能那種的。

「有啦有啦，剛好最近有一位新來的，唸體育系，半工半讀。」

「那我們怎麼知道你們派來的，確實是這種型？」

「要是他到了妳那裡，看過不滿意，就給他兩三百塊車馬費叫他走，我們再派人。」

聽起來滿合理，美瑟深怕後悔，一口氣將地址、電話說了，對方說半個鐘頭左右人會到，叫作小陳。

美瑟幾乎眼睛一黑，小陳？練五項的？也是運動員出身？她益加想起了陳廣田，心情一沈。

這一刻，在美瑟腦中彩排了好幾百回，一個真實的男體將要到府服務了，虛空將被填滿，溝壑將出水。

她在這分針移動如牛步的半個小時內，又開始想起了以前的一些奇異念頭，自己是一隻體中卵泡肥腫的母蜘蛛，磨刀霍霍，守候公蜘蛛送上門來射精，成就她的生殖大業，然後將牠充當美食。

有人按了樓下大門電鈴，在夜深的時候，聽起來竟似播鼓鳴金。不久是家門的鈴聲也響了，美瑟緊張得黏在沙發上，盤算這時要後悔還可以，不去開門就是了，賴皮到底。鈴聲又催了一次，美瑟一咬牙，站起。

那個叫小陳的男子站在鐵門後，身形

挺高也算壯，比她預想的還要接近練田徑的模樣，本來美瑟以為為做生意嘛，一定先答應了再說，到時濫竽充數都有可能。但是，至少這位小陳的身材不致讓人想退貨。

這個傢伙不知是否湊巧，居然穿著那種棉布的長袖運動裝，美瑟不太敢正視對方的臉，沒看清楚長相，就將他迎進屋內。

「要喝甚麼嗎？我有一瓶香檳。」美瑟意識裡覺得這是她的第一次，畢竟，總值得稍事慶祝吧？

小陳見狀，立即起身，接過那只香檳：「我來。」

美瑟見他手勁強，以虎口握住那根起子，很夠力一轉到底，剝的一聲，拔出那粒圓圓鈍鈍的木塞頭，霎時噴出了縷縷白煙，卻沒有想像中那樣水汁橫飛，泡沫四濺，媲美A片中男人射精的場面。

也不過就是尋常一個開香檳的舉動，但轉扭拔抽扯動作齊全，看得美瑟胸口又悶又脹。

倒滿了兩只香檳杯，遞給美瑟一杯，小陳靠近身，說：「要在這兒喝，還是臥室？」

美瑟一心要裝出很老到的樣子，設法壓住顫抖的聲音：「你……你可以先把衣服脫了。」

小陳二話不吭，放下酒杯，開始脫掉上衣，登時露出兩團鼓鼓的渾圓胸膛。他用指頭勾勾內褲，表示在問美瑟的意思，要不要一併褪去？

美瑟本來不想那麼急，但更加不想多瞧那件紫色內褲一眼，就點點頭，他很合作，即刻讓它清潔溜溜。

美瑟屏氣注視，眼前這個男人赤條精光了，一身古銅色，有著日曬不到的內褲痕跡，發出淡淡的一陣廉價的古龍水氣味。至於下體，已經有些勃起了，從一蓬烏索索的草叢間岔出，剛才乍看運動褲裡的一包果然不是虛張聲勢。

經過注視的催化，小陳的下體有如訓練有素的一尾寵物蟒蛇，節節膨大，緩緩昂首，對著美瑟怒目而視。

引領小陳進入臥房後，美瑟的身子始終是僵硬的，躺在床上，她忽然明白人家所說的「木頭美人」是怎麼一回事了。小陳的手慢慢在她乳房移動，以拇指搓著那顆櫻桃大小的腫脹乳粒。

她甚至以為聽見了自己腹腔內部發出了吱吱的漏電聲，以及感覺有一閃一閃的細碎火花，在那條幽暗的甬道間散發光，跟某些科幻電影裡浩劫過後的文明廢墟一樣。

是這一刻了，就在此時！美瑟有一種欲哭的龐大情緒，她的身體處處發出篝火，像古代的部落信眾繞火狂舞，對著天空的神祇吼叫祝禱，陷入靈魂的瘋狂高潮，將肉身當作獻禮，神啊！來取用我吧！

花痴

許佑生／著

時報文化公司出版 全書三一三頁
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五日出版

